

清官石简

林克刚

石简(? —1551),字廉伯,号玉溪,宁海县城西隅人。自幼勤奋好学,并立下壮言:“人生不读书,学为圣贤,以立身济世,何以生为?”年稍长后,师从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,深受其“知行合一”思想的影响,“敦尚实行,不骛口语”。

嘉靖二年(1523),石简考中进士,初授江西余干知县。在此任职期间,“清慎公勤,百废俱举”,余干县老百姓感念石知县的功德,特为之立生祠。数年后,石简升任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,为官“一秉至公,不徇权势”。嘉靖十年(1531)六月,皇帝特下旨嘉奖:“南京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石简,名起贤科,功成

巨邑。简居今职,勤慎弥彰,特举纶恩,以示褒劝……”

在此后的数十年间,石简先后担任刑部郎中、吏部文选司值考察、高州知府、安庆知府、云南兵备副使、湖广按察使、贵州左布政使等职,皆清正廉明,所至有声。

石简得大儒王阳明先生亲授,深谙心学要旨,从政期间,文修武治,卓有良法。如在安庆知府任内,改革弊端,破除陋规,结果一年之后,节省公务支出4万余金。在任云南兵备副使时,因云南地与安南(今越南)接壤,彼时山贼四起,祸害百姓。石简审时度势,以计谋生擒200余人,而后又斩杀了众多贼寇,作乱多年的“山贼之祸”得以平息。后升任贵州左布政使,

正逢境内蛮人作乱,四处掠夺,官兵征剿不力。当时的贵州巡抚想到石简德高望重,足智多谋,就请他出面去招降蛮人。石简领命后,单人匹马前往敌营,最后成功劝说蛮人首领,率众归顺朝廷,使贵州免去兵戈之灾。

嘉靖二十九年(1550)十月,时任山东左布政使的石简,擢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,成为主政一方的军政大员。到了次年六月,因云南左布政使徐樾轻信敌方“诈降”被杀,石简受此事牵连,先被“褫职闲住”,之后落职归乡。不久,朝廷欲再启用石简,才知道他已经去世了。

石简为官30余年,一身正气,两袖清风,品行和操守始终如一,常常以“作官自俸人外,

丝粒皆非义”来告诫和提醒自己。晚年回到故乡宁海后,有亲友来访,其家无余资,窘迫到连招待客人的钱都拿不出来。

当时民间将石简、何宽两人视作清官的代表人物,有“天下清官,石简何宽”之说。何宽(1514—1586),字汝肃,号宜山,临海(今浙江临海)人,嘉靖二十九年(1550)进士,曾任南京刑部尚书、吏部尚书等职,以“勤政职守、听讼明慎”著称。

明代崇祯《宁海县志》称石简的文章以及品德,为“方正学之后第一人”,并将他和罗适、叶梦鼎、舒岳祥、方孝孺、卢原质等人一起,入祀乡贤祠,为世人所敬仰。

【名人轶事】



介绍前童书籍一组

(一士 摄)

“五七学校”旧事

王行通

上世纪70年代,兴办“五七学校”是一种兴时的办学模式,原则上要求每个公社兴办一所五七中学。谁行动迅速,率先上马,谁就走在教育革命的前列。王爱公社冠峰的五七高中办得最早,成为宁海五七学校的典范。笔者亦亲身经历办五七中学的过程。

五七中学是“五七干校”的外延。根据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(后称为五七指示),黑龙江的柳河率先办起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。之后,五七干校就在全中国遍地开花。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,这个大学校学政治、学军事、学文化、还要从事农副业生产。

五七干校大多办在偏僻的山

区、农村,学员白天劳动,夜里读书。其实,五七干校也就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“反动学术权威”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,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场所。

五七指示要求学生“也是这样,以学为主,兼学别样。学生不但要学文,也要学工、学农、学军。学制要缩短,教育要革命”。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。教育系统要坚决贯彻五七指示,办学要走五七道路。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,各地的五七学校如雨后春笋,蓬勃发展。

1975年,笔者是公社的一名半脱产干部,兼任白溪中心校保管会主任。公社把筹建五七中学的任务交给我,要求在一年之内,在金瓜山顶上,建好五七中学教学楼及附属设施。在这荒无人

烟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高山上建学校,说来容易做起来何易?好在笔者初出茅庐不怕苦,年轻有朝气,日夜奔波在建校的路上,组织各大队派来的民工和发动初中部学生,起早摸黑,上山平地基、扛建材、就地砍柴烧砖瓦。催促泥水、木匠加班加点不歇工。工地边上搭建了大茅屋,民工、学生在此蒸中饭,在此歇息。特别忙时,我和民工们吃住在山上。经一年的苦战,五七中学9间面教学楼及附属设施基本完工。1976年9月1日,五七中学如期开学。公社任命我为第一任五七中学校长。公社放映队还把机器抬上山,放了当时最时尚的教育革命题材的影片《决裂》。

五七中学只设高中部,两个班级,6名教师,120来个学生。生源大多是初升高淘汰下来的后进

生,也有读初中时辍学的学生。学校拥有1000多亩山林,5亩水田。劳动课较多,学生还要到附近的白石灰矿挑白石灰,为学校赚钱创收。说实话,单从学文的视角看,五七中学连二三流的学校都还算不上。在五七中学任职一年后,我被调回了公社。

1979年2月,国务院发出《关于停办“五七干校”有关问题的通知》后,各地此类学校陆续宣告撤销。五七中学也在1980年停办。五七学校这种办学模式究竟如何?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印记。笔者不敢妄论。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,它毕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。时势让笔者这个工农兵也能过上一把校长瘾,想想几多感慨。

【红色档案】

《塔山童氏上堂屋谱志·序》

谢时强

塔山童氏七修其谱,余读一卷,其序、传、记众体纷呈,仪、礼、俗相得益彰,人、事、物应接不暇,颇得益矣。

塔山童氏,自潢公于南宋绍定结庐慧明寺前,历基、典、浚、文翁、尚孙、思立、士斌、璇九代,至十代鏊始成上堂屋派。

上堂屋不乏远见之士。炳璜公与海侠周锦交善,乡人以公为濫交。后锦率海侠献书阙下,上除授锦闽省都督,锦奉命防闽,宁邑无人知之。锦因迁官过宁邑,邑令郊迎之,出酒脯犒从者。锦语令曰:“贵邑童某,吾故人也,幸善视之。”令惊之,唯唯而退。锦至公家,具币帛珍玩黄金,为公母寿。有素咎公交濫者,转叹服焉。自清以降,上堂屋敢浪于时势之前潮者,夥矣。清季末造,童一秋首考秀才得县第一,然不以为喜,毅然捐弃旧学,赴沪投身新学,毕业于上海师范学校。其叔童竟柏少侄一岁,小小投身三民主义,民国肇始为首任桐庐县长。童衍孝,十七岁入地下共产党,抗日救亡,启蒙民众,位至宁海县委书记兼管天台、三门。童遵鏊、童时仗,亦以少年之身投身革命,虽钻山林,寝田塍,而不辞艰险,终共造共和。1990年代,衍孝、方根与全灿、遵志、铁策、富铎诸君为前童旅游鼓吹呼吁,八方奔走,出谋划策,终以成大事。现供客游赏之明清古建,佼佼如“明经堂”、“职思其居”、“群峰簪笏”者,咸为上堂屋旧宅,此或关乎上堂屋人之远大识见也。

具远见、明大体、驭时势者,非才杰莫能也。塔山童氏各派,上堂屋小者也,然才杰一堂矣。上堂屋清代有太学生、国学生7人,郡邑之庠生、廪生17人;现有博士4人,硕士(研究生)16人,大学生135人,高级职称17人。上堂屋出才也高。清嘉庆间童桂林乡试中式,为前童两举人之一。今童衍方,书法篆刻享誉海内,驰名东瀛,主西泠印社事;童小海之木艺龙船,陈列人民大会堂,以国宝称。上堂屋出才也密。常有客指目“凤鸣朝阳”宅,曰:“此院出两县长、一总统副官!”此宅乃六家之小院也。童补中,入保定军校,毕业于上海东方大学,结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庐山特训班。其长子为建国前师范生,三子西泠印社副社长,四子油

画家;长孙为教授级高工,国企老总,次孙获美国博士,孙媳亦博士,三孙为硕士律师,一孙女成欧洲名牌设计师。又童时雨,有四孙:两博士,一硕士,一学士,族人翘指以赞。农家小户,才杰迭出,令人羨之。

才杰何出?曰:读书。

后人仰慕永昌公,盖仰其草创书院“尺木草堂”也。书院成,才杰出,桂林中举矣。其上佳蒿公、佳榘公入国学,其下则堂公入选贡生,皆由“尺木草堂”造就也。初,伯礼公建石镜精舍,明大儒方正学先生于此授业,开风于先;永昌公承风于此,此风不绝于后。里道地有塾“静远堂”,“凤鸣朝阳”宅之西北有塾“积德读书”,“群峰簪笏”宅、“五间头”亦曾设塾。“职思其居”宅办“圣庭启蒙小学堂”,乃民国间事也。人之才,非虚生,出自勤苦也。桂林中举,苦读四书,“有至于食不知味者矣,有至于寝不成寐者矣,有至于足行而手持一卷,不自知何所者矣”。汝珍读书,“溺苦于学,伤气致耳疾”;汉常“穷日夜之功以求进,殚精惫神者久之”;本榘“惟嗜书若性命,用功倍日夜,致目疾。或劝以自爱,公弗恤曰:‘吾宁使目盲,不忍盲吾心也。’”即今衍廉,夫妻夤夜制豆腐,课四子子女夜读,其情其景,令人心动。

上堂屋,族派之常者也;上堂屋人,亦人之凡者也。然凡中寓非凡也,如其识见、其才学、其德性,实非“常”、“凡”之语可概之也。上堂屋,可言说者蕃矣;惟其人,于予感殷,故独序之以人,不及其他矣。

1970年代初,我忝占岔路中学教席,亚飞、方根、相兵等童氏少年就学焉。四五十年来,我们从师生到朋友,意气相投,交往日密。他们长有所成,献身事业,工余习文,勤于动笔,各有著述,享誉内外。本书为他们合作的成果,可谓一部优秀的教科书。日前,方根偕亚飞来舍下,让我写序。我衰老健忘,思维迟钝,难以胜任,再三推辞不得。惟念学棣情深,只得勉为其难。胡诌八句,以成一律:

塔山天水衍裔孙,礼义传家八百春。

女织男耕遵祖训,孙贤子孝重彝伦。

南陵谷里书声朗,簪笏居中胜迹存。

寄语后昆牢记取,砚田土地养心身。

【风土人情】

竹林后生讨内客喽(下)

王成通

晚饭后,会有一个比新郎晚一辈年纪较小的男孩到新房,在新马桶里拉一泡尿,这个习俗叫拉马桶水。以前会给几只红鸡蛋作为拉马桶水的酬劳。

汤水一结束,行堂的马上开始布置结婚场地了,结婚场地一般在堂前,没有堂前的,也要搭个棚。场地布置好后,男、女宾客分边坐定,新郎的弟兄或亲戚朋友会点亮美孚灯,新郎、新娘请至堂前里壁的位置就座。婚礼开始时,随着主持人宣布婚礼开始:鸣炮、奏乐。这时炮仗声、锣鼓声、喇叭声响成一片,很是热闹。接着,主持人会先请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和证婚词,证明一对新人走进幸福的婚姻殿堂。在证婚人宣读证婚词结束后,会是主婚人讲话,接着是男宾、女宾讲话。接下来一般会是新郎新娘交换结婚礼物。后就是男女宾客、亲戚朋友喝喝茶、吃吃果子、讲讲故事、对对歌,情到深处,男女双方会互不相让,你刚唱罢一曲我马上接上一首,这样你来我往会热闹到很晚。但婚礼在夜里十二点钟前必须结束,要将新郎新娘送入洞房。婚礼结束同样会鸣炮、奏乐,送新郎新娘入洞房。紧接着,闹洞房的戏又要上演了,这时行堂的会将鸡、鸭、鱼、肉等热好与和气食果子等送入洞房。每吃一道菜,主持人们都会讲一两句与婚姻生育有关的话题。如吃到猪肉,主持人会祝新娘到婆家后手气好,养的猪又肥又大;吃到鱼,主持人会祝新郎新娘头胎生儿子,因竹林土话中,称呼儿子音与鱼相同,凡此等等。之后,男女宾客会继续在新房内喝茶、吃菜、吃果子,喝酒猜拳,对歌至深夜方休。尽管在闹洞房结束时已近天亮,但新郎新娘在第二天还是要起得很早,将房间清理好,因为早饭后就会有相媳妇的客人来了。相媳妇的习俗在竹林村,通常会持续到新娘嫁过来一个月。客人来到新房后,新娘会端上白糖茶,果子给客人吃。客人走时,还会让客人带去

一小桶盘果子。

早饭后,请舅的戏又要登场了,为了迎接新娘兄弟及亲戚的到来,厨头准备着与结婚宴相同的菜肴,新郎家中还要捣糯米麻糕,准备茶点等来接待新娘兄弟及亲戚。这一天请舅宴上,最大的自然是新娘的兄弟了。因此,吃中饭时会安排在东大位上,并有知礼数的宾客相陪。规矩也是一样,舅爷没有坐到位是不能上菜,更不能开筷的。结束时,也要等舅爷先离席。

中饭后,又一场重要活动——吃茶仪式要开始了。座位安排上,舅公仍然是东大位,从里到外依次是舅公、丈公、姨公、伯公、叔公。与之相对应,西大位从里到外依次是舅婆、姑婆、姨婆、伯婆、叔婆,堂前壁是太公、太婆的位置,而坐在堂前门口的则是新郎的爸爸和妈妈。吃茶时吃长辈的称呼上,按风俗是新娘按自己子女辈来称呼的,比如新郎的舅舅,新娘捧茶时应称呼:舅公,喝茶;新郎的姑丈,新娘则应称呼为丈公,其他依此类推。吃茶时,新郎介绍一位,新娘端上茶先称呼一声长辈的尊称再奉上茶。长辈在接茶时会随手递上一个红包给新娘来还礼。坐在堂前门口的公公、婆婆则是最后吃茶的,但这杯茶并不好吃,因为爱赶热闹的亲戚朋友们会趁其不备,给其“打扮”一番,给他们脸上或抹上黑的或抹上红的,之后还要新娘用毛巾亲自擦干净,才允许吃茶。这个看似恶作剧的风俗,其实向我们彰显的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美德,即孝敬公婆。给公公婆婆洗脸洗脚,是孝敬的重要内容。吃茶结束后,长辈们会拿走新郎家为其准备的果子及新娘娘家为其准备的鞋子。

请舅宴吃了,茶也喝了,连日三天的吃汤水也要落下帷幕了。这时,客人们要走了,新郎家会给客人几包果子。下午,新郎家会安排人手将新娘家带过来的果子按习惯分给每户,这叫分果子。

婚后第三天,新郎与新娘一起带着礼物到新娘娘家,这个习俗叫回门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薛家桂

老县城白石村原有一古典园林,叫梦园,知道的人很多,然而还有一若园,知道的人就少了。

清光绪《宁海县志》卷22《名胜》载:“若园,在城东司马第旁,今为黄氏居地。”司马第为清代青浦知州黄映庚的宅第,任职期间,身体力行,颇有政声。年轻时就学于台州名宿齐召南兄弟,诗文均有造诣。光绪《台州府志·文苑传》集选台州清代文人凡113人,宁海仅5人,为台州最少,而其中一位就是黄映庚,有他的诗两首。

若园为黄映庚孙子黄瑞符号花砖所建。他早年从军,南征北战,阅尽沧桑。晚年告老返乡,洞察世故人情。在祖宅东首营建了这所独具一格的私家园林。其建园宗旨是为了“盱衡世路皆荆棘,

曷若杜门悟太虚”。于是就将“先人留有旧敞庐”进行重新改造,“葺新饰旧费人力,芳园佳葩重培植”。因深感道家的世间万物均在变化之中,每个人都生活在若是若非的大千世界中,故命名其园林为“若园”。

若园建于清同治二年(1883),占地约5亩。大门南向,上竖刻“若园”两个大字,进内为一池塘,围以石栏,间以望柱。池正中垒有假山石,凿空玲珑。整个池塘宛如一大盆景。池中满栽荷花,以此比喻自己“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性”。池中游弋着金银鲤鱼,与荷花相映成趣;园东首植有名木、翠竹,间以假山、石笋之类。一条黑白卵石小径通往深处。西面为花圃,四季花卉不断,尤以兰菊为著。另有琴房、茶室、凉亭、吕祖殿等建筑。最高处

称“月台”,3层,位于园之北端,窗户四敞,倚栏纵眺,一园之景尽收目前。是中秋赏月最佳之处。

黄瑞符把若园当作自己养性修心之所,经常与台州宁海等地的文人墨客在此聚会。春日观花,夏天听雨,秋夜赏月,雪霁饮酒。“四时游览戚荣枯,似水流年白发生”,尽其天年。

有《自题若园诗》曰:爱月迟眠夜已深,高山流水有知音。无人悟得洋洋意,坐冷苔矶不鼓琴。浊世奔波近七旬,不堪回首是吾身。眼前声色皆虚幻,何事胸留半点尘。

当时宁海著名诗人徐辅亦有《秋日留饮若园别黄花砖先生》诗: